

革新

本 期 目 錄

- 我們對於黨同志的期望
- 革新運動的幾個基本觀念
- 革新運動的再認識
- 革新運動的前提
- 黨的腐敗原因之分析(一)
- 世界治亂安危的十字路口
- 斥派系主義
- 向假革命份子宣戰

楊幼炯 胡秋原 葉青 劉光炎 賀巖僧 樊德芬 楊澤中 蕭慎行

第一卷 第三期

每逢星期六出版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日出版

編 輯 兼 發 行 者
革 新 週 刊 社

地址：南京西華門三條巷六合里三號

定	每	期	貳	百	元
價	半	年	伍	千	元
	郵	費	在	內	

南京圖書館藏

我們對於黨同志的期望

楊幼炯

親愛的同志們！由於多年來我們鬱積的孤憤與忠黨愛國的赤誠，現在普遍的發動了黨改革新運動。這一個運動的發生，已半年之久了，爲了我們同志對於革新運動的意義還未能明瞭，對於革新的步驟與方法，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又有「革新週刊」的出版，想拿這個刊物作爲同志們公開討論的園地，同時我們要向阻礙黨政進步的官僚，反革命的份子進攻；我們更集合對各項問題有專門研究的同志，對今後黨務，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革新，提供切實可行的具體方案。自本刊出版以來，雖僅兩期，同志們對於本刊熱忱的愛護，使我們非常感奮。我們同志中，儘管對革新的看法與做法各有不同，但期望黨政很迅速的走上革新之路，則任何人都是一樣。今日除了少數官僚，反革命的份子，不想也不願意黨政革新之外，我們任何同志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希望這一運動能迅速而有力的開展。

我們也都知道在二十年積習重重之下，要進行革新運動，實現革新的理想，當然是困難的，但是時代是進化的，我們的黨，五十年來是時刻在困苦艱難中爲革命建國而掙扎而鬥爭的。這五十年來我們同志中不知犧牲了若干的生命，在爭取民族的生存，同時每經一次的革命，在黨內要淘汰若干跟不上時代的落伍份子。這祇要追溯本黨五十年的革命史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的。本來新陳代謝是一個時代不可避免的現象，老實說一個黨猶如一個生物一樣，沒有新陳代謝，是決不能有進化的。我們這二十年來由於黨國的多難，沒有清除黨內反時代份子的餘孽，又因爲黨的力量發展的區域很廣，於是使假革命的份子混入本黨，我們現在要開始黨的新陳代謝的運動，因此我們要大聲疾呼要求同志們行動起來，一致參加黨改革新運動!!!

但是同志中不少對這一運動，發生躊躇，以爲黨政的積弊已深，非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不可，因此對這一運動的做法十分懷疑。我的看法是：這一個運動是適合此時代一切需要的運動，我們同志，尤其熱切希望改革黨政的同志，不要爲了看法與做法的不同，而不來積極參加這一個運動。我們的做法儘可採用民主討論的方式來決定，但決不可躊躇，要全體同志一致行動，團結一致，這一個運動才能發生偉大的力量。

所以我們希望同志們一致團結起來，展開這一個運動。我們尤其應該提高我們的自信，儘管中國的局面如何嚴重，如何複雜，祇要本黨健全，中華民族才能得救的。儘管黨外的政客如何污辱本黨，如何摧毀本黨，但本黨的主義與政策是不會在人民之間失去信仰的。祇要我們清除官僚份子，改革現行違反主義與政策的政治設施，黨能建立在真正的革命同志之上，黨的健康是能迅速的恢復起來。

我們同志不要對這一運動再遲疑了，起來行動吧！

不過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革新黨政的辦法。我們一方面要求大家起來，在各地發動黨改革新運動，以民主討論的方式，來檢討黨政的積弊，并化除派系觀念，以親愛精誠共同團結，祇有團結才生力量，要有力量才能實現黨政的革新。同時在他方面要集中全黨同志的智慧，針對當前的積弊之所在，提供黨改革新的具體方案。我們知道這黨此次在抗戰勝利之後，取得了政權，就是由於工黨有一班人才，專門研究戰後社會經濟建設方案，一到勝利之後，人民渴望建設，他們的建設方案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就使領導抗戰的保守黨，失去政權。這就說明黨的政策應該如何能適合人民的需要。但是我們政府未曾不有什麼施政計劃一類的方案，但這些方案多是具文，有那個政府官吏能依照一貫的政策與方案去執行的。不說別的，就連六全大會的決議案，現在又有好多實行了沒有？堆源其故，是當政的人不一定是信奉三民主義的人，他一朝權力在手，就便利行事，他那裏會到主義與政策，甚且反其道而行之，違反人民的需要，不忠實執行國家的政策，政治經濟如何不弄得一團糟。

同志們，你們應明瞭今日政府的官吏，有幾個是真正的國民黨員，大家屬國民黨的政策不好，其實某甲某乙所行的政策，根本與本黨的主義與政策背道而馳。即退一萬步說，祇要他們是人才，未始不可以求才黨外，但我也不知有那些是真正的人才？多年來大家都認定黨內無人才，以爲人才都在黨外，其實黨

內何嘗無人才，不過他們不善經營，未能邀黨國要人的青睞，他們東身自好，不願奔走權門，於是若干人才埋沒黨內，我們黨內門戶之見又深，不屬於本派系的人才，又誰肯援引呢？我們認為今日真正的人才：第一，要能有中心信仰，他如果沒有對於黨的主義與政策深刻的認識，他就不配做國民黨的從政人員。第二，沒有對於民眾謀利益的真忱與受過革命禮的人，他根本就不能做革命政府的官吏。第三，他如果又有革命的抱負，儘管有一技之長，不够做建國的幹部。然而我們的黨，多年來就看不起黨內的人才，黨的幹部根本就不會在黨內選用到有實學而不善經營的真正人才，這是最錯誤的政策。在政府方面若干官吏，一朝權在手，便大量以派系，同學同鄉，親戚相援引，他根本看本黨同志一錢不值，你說有建國的好意見，他說你是「黨八股」；你說你有多年辦黨的實際的經驗，他說你走「黨」字一橫之以鼻。本黨同志之被摒棄於政治機關者為日已久了，但我們的同志決不為此而憤慨。我們之加入本黨是為革命，而不是為的做官。現黨國危難的情勢下，我們要一本忠貞，對當前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時弊，貢獻其革新的具體意見，以期集成一系統的革新黨政的具體方案。

我們希望同志們，熱切的本刊取得密切的聯繫。使本刊成為同志共同發表意見的共有刊物，多多發表革新黨政運動的具體意見，尤其是盼望大家能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這一個刊物既為同志大家所具有，希望各地同志多多推廣本刊的銷路，使本刊能普遍的達到各地每一個同志的手裏。這一點星星之火，若能成為革新運動的火炬，全賴全國各地同志的支持與維護。願我們親愛的同志們，一致團結起來，行動起來！！

革新運動的幾個基本觀念

胡秋原

二中全会前後，國民黨內發生一大新運動，這就是所謂黨政革新運動。到現在為止，這運動尚未展開和深入，且遭受不少的誤會；然我們必須說，國民黨的希望，國家民族的前途，繫於這一運動能否真正的發展和成功。所以，無論黨內外，凡誠意於國事者，應該注意這運動，參加和促進這運動。

無疑，革新運動有消極的和積極的兩方面之意義。消極方面。它要鞏固國民黨的本身。積極方面，它要改造和復興國民黨，去腐生新，使國民黨能完成民主政治和工業經濟的任務。在我們看來，後者更根本，更重要。

為使這一運動真正發揮其意義與價值，我們必須對這一運動樹立幾個基本信念。

第一，我們必須樹立國民黨的自信心。三民主義是救國建國的主義，這是無可否認的。然三民主義是國民黨的主義。所以，中國革命領導權，必然在國民黨手上。過去五十年的歷史，充分證明中國治亂世界安危，無不與國民黨有不可分離之關係。國民黨既能推翻帝制完成北伐且進而領導抗戰，豈有不能完成建國之理？國民黨人應提高自信心，亦即應加強責任感。

第二，提高信心並非諱疾忌醫，徒然誇張過去光榮而苟安目前現狀之意。我們必須大膽而且痛切的承認，目前國家根本危機，在內而不在外，在上

而不在下。就國家而言，我們的版圖在勝利以後反而縮小了。我們與其尤怨他人，不如責備自己，在抗戰時期並未實現蔣主席「建國在作戰時候」的名言。就黨而言，今天大家都說共產黨的割據稱兵破壞復員。今日共產黨所為自極端無理而且不智，然而我們亦必須承認中共之發生和發展，主要由於政治病態的結果。只有修明政治才是政治解決的正途途徑；否則，揚湯止沸而已。今日自中央以至地方，特別是在勝利以後，設施人事不滿意，是必不可諱言的。以湖北各縣而論，縣長書記長皆是黨人，但有多少不為人民所怨望，有多少心中果真記得三民主義？自古國敗由於官邪。一旦官邪，縱無共產黨，也會有爭鬪張獻忠而甚至於白狼。共產黨不足畏。可畏者，是國民黨和政治上的內在危機。此即王陽明所謂去心中賊難之意也。

第三，要健全國民黨，要革新政治，唯一的藥是民主政治。國民黨唯有依照民主原則，並且實行民主政治，才能革新，亦必能革新。有人說，民主不好，中國人不够實行民主，目前選舉弊端百出云云，作為懷疑民主的論據。但我們必須說，且莫將今日所說的「民主」，都寫在真正民主的賬上。而且就算現在的民主不好，也不見得比專制獨裁更不雅觀。不論如何，國民黨人必須真正信仰民主，才能革新。

第四、今日國民黨要依照真正民主原則革新，必須從三件事情着手。首先第一事，是樹立國民黨人的獨立人格觀念。民主政治是一種人生哲學，這哲學要點是確認每一個人的人格尊嚴。每一個人都有其不可侵犯的權利，所以人人是自由的，平等的。從前陸象山說，「我不識一字，亦須堂堂地做一個人」。堂堂做一個人，是民主政治的靈魂，是民主政治之始，亦即其終。自己是人，必須自尊。他們亦是人，必須愛人，必須關心衆人痛苦。全部民主政治理論都是由此演繹出來的，反之，專制獨裁和官僚的哲學，根本是否認人格觀念的。他或許承認自己是神，或許承認自己是狗，或者承認他人是神是狗。這一念毫厘之差，便有實際上千里之隔了。國民黨是革命黨，革命黨人頂天立地，嚮往開來，這應該有何等氣象？我們豈可講小團體，打小主意？豈可不對自己的良知負責，見利苟趨，見害苟避，豈可只講一人之甘肥而不顧萬人之飢渴？一有天下國家之志，自不屑於下流，亦不忍爲貪鄙。自己已有爲人之責，人我有痛癢之關。必知此義，始可言革新。

第五、其次一件事情，便是要擴大國民黨的社會基礎。民主政治是全民政治，國民黨是一個全民的黨。國民黨要革新，必須代表大多數人利益，要代表大多數人利益，必有大多數人代表。因此，國民黨必須吸收中國大多數的農人入黨，吸收工人，工業家入黨，吸收優秀知識份子入黨。無疑，今日國中之事，少不了士大夫。但僅僅士大夫，而甚至於只有少數仕宦紳商，是斷無革新之望的。國民黨欲擴大基礎，便愈鞏固。然亦必須國民黨人真正代表廣大人民利益，人民才能對國民黨發生興趣。千萬不要輕視人民。他們雖不說話，心中是有分寸的。不要以爲紀念日演說一下或游行行列中的就是人民。他們是不好意思不來或只是來看熱鬧的。真正與人民同好惡，行其所好，不行其所惡，國民黨自能與國民一體。黨與人民一體還有什麼內憂和外患呢？第六、最後一件事情，便是自由選舉。民主政治是選舉賢能的政治。如何才能保障選舉結果之賢能呢？第一要看選民是否普遍，第二看選舉是否自

。由所謂自由選舉，便是公開，公平競爭的選舉。今天許多選舉頗爲人詬病。但這決非選舉制度之不好，而是不甚普遍與自由之不好。自然，選舉是否能盡如理想，還有選民程度問題。於是乎政黨成爲必要了。政黨代人民選舉對象，並且組織選舉。然而，只有一個政黨，他要包辦便無辦法了。所以就發生政黨政治，互相監督。有一個以上的政黨，各黨便不得不將其黨內最優秀的人才提出了，一黨政治不被認爲正軌民主者，理由即在於此。今後中國進入憲政時期，自不只是一黨，然國民黨是一革命黨，是一民主的黨，他一定要在中國民主進程中起示範作用。他一面要儘量使黨內選舉普遍而自由，同時，他應本天下爲公之傳統，一面代民衆選擇是好的領袖，一面將其黨內最有才能的人才選出，使他黨爲之減色。這是黨的團結和勝利之路。

第七、還有一點須提出的，就是中山先生所說「革命黨人必有高深學問」。在動物世界是鬥力的，自有人類，即是鬥智時代，此並不由劉項始，而人文愈進，尤其如此。國民黨所以能推翻滿清和軍閥，便因他們不學無術。我們之智不一定高於倭人，但集同盟國之智過於軸心，才得此次之勝利。今天我們處于國際舞台，又不是關門鬥力鬥智可以了事。必須提高我國的文化水準，始可與人圖存。國民黨是一領導建國的黨，每一黨員必須尊重學問並精於學問。國民黨若能集中全國才智，便能保障其盛大，且使中國生存於世界。這幾年來，社會上有一最壞風氣，就是尊重官大錢大，而不尊重學問，尊重人才。這不僅是世道人心之憂，而是亡國滅種之道。國民黨一定要將這惡風矯正過來。

革新運動之事何止於此，但是我以爲這是幾個先決的前提觀念。國民黨有任何黨所不及的歷史，亦有任何黨所不及的人才，如今尚不能不以內外爲憂者，只是國民黨的人力沒有發揮出來。所謂革新運動，實即發揮國民黨潛力，必須民主，國民黨才能發揮其無比的潛力。國民黨能依民主而革新，必將沛然莫之能禦，且扶持國運於無疆。

革 新 運 動 底 再 認 識

葉 青

我對於革新運動的認識已經寫出過了。現在還有一些認識應該寫出來。

我們要展開革新運動，必須把革新運動弄一個清楚。

革新不是革命。這在文字上一望而知。因此有人不滿意革新，而主張革命。原來黨中有一部份革命性很強的人，每談到政治經濟之現狀，輒曰：『須要來一次革命』。這種人必然主張把革新改爲革命，要求痛而徹底的幹。我以爲這種人其革命情緒之豐富，是值得佩服的。但於革命理論之修養，似嫌不足。現在且從革命二字解釋起。

革命是甚麼？依我看來，意思有好幾層：甲，革命是由舊而新的變化過程；乙，革命是劇烈和迅速的變化；丙，革命是武裝鬥爭；丁，革命是要有所打倒的；戊，革命是奪取政權的運動。……現在就說到這裏爲止。通常用起革命這個名詞來，不一定把這幾層意思包括完。例如工業革命，文學革命等，則只就甲乙兩層意思而言。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等，常常兼有丙丁戊三層意思。但亦有不盡然者。如以政治革命爲例，英國底光榮革命即很顯然。

我們是三民主義者。我們所主張的革命爲三民主義的革命，即將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其功於一役」(國父)。其做法是在此一役底前半期完成前二革命，後半期完成後一革命。國父對於社會革命主張不用武力。所以前二革命包含前述甲乙丙丁戊五層意思，後一革命則只包含前述甲乙兩層意思。配以政治訓政三時期之說，則前二革命底丙丁戊三層意思實行於建政時期——訓政時期，其甲乙兩層意思則開始於訓政時期——建設時期而實現於憲政時期——完成時期。後一革命之甲乙兩層意思亦開始於訓政時期——建設時期而實現於憲政時期——完成時期。這是一看「建國大綱」即可明白的。現在處於訓政時期，且際即結束。其未辦到的建設工作，自當移到憲政時期。明白了這一切，具有丙丁戊三層意思的革命，是不能再來一次了。所以我們對於政治經濟現狀上的種種缺點，只有採用革新底方法。

革新與革命底不同在那裏？革命可以包含前述甲乙丙丁戊五層意思。革新則只包含前述甲乙兩層意思。它底本義爲革故鼎新。這就是由舊而新的變化過程了。要使這個過程劇烈而迅速，當無不可。只是革新不主張用武裝鬥爭來打倒其舊以奪取政權。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就可說是最顯著的例證。革新與革命不同。

那末革新就與改良相同了。改良是和平的革新，革新是和平的改良。不錯。但革命與革新而輕視改良。既然革新與革命不同而與改良相同，它

就違反革命黨底要求，殊爲革命黨所不取了。其實，改良與革命有相同處。它不僅企求由舊而新的變化，並可採取劇烈和迅速的方式，而且發生人事底更換和政權底轉移，只是這一切皆不訴諸武裝鬥爭，而以和平求得。明治維新和戊戌變法不就是這樣的嗎？所以改良與革命底不同，究其實只在是否主張武裝鬥爭之一點而已。因此革命可以包含改良，而改良則不能包含革命。可見革命黨底特徵在於武裝鬥爭，其所以反對改良派者，在於他拒絕武裝鬥爭之一點，並根本不反對改良。反之它還要做改良工作，只不過它底改良是發動革命和完成革命手段罷了。革命黨不能天天武裝鬥爭的。而在以武裝鬥爭打倒反動派實現人事底更換和政權底轉移以後，就須建設。這建設是前述甲乙兩層意思，自然是革命，但與改良同。而以後的人事更換及由之而生的政權轉移，就完全屬於改良了。所以國父也主張用改良的方法。這是一看「民生主義」第一講即可知道的。

革新與改良相同，那末革新與革命底全部關係就可明白了。革新亦不能限於由舊而新的變化及其所採取的劇烈和迅速的方式，也要求人事底更換和政權底轉移。其實這還是由舊而新的變化及其所採取的劇烈和迅速的方式之一部份呢？所以革新包含着人事革新。既然人事革新了，政權就有所轉移。這是很明白的。所以革新與革命底不同。究其實亦只在武裝鬥爭之一點。革命要採用武裝鬥爭，革新則不採用武裝鬥爭。如此而已。

革新何以不採用武裝鬥爭？如前所說，乃三民主義的一次革命論和軍政訓政憲政底三時期論使然。實行民生主義的社會革命在訓政時期，以和平建設爲方式。平均地權是報價登記，照價抽稅、按價收買、漲價歸公。節制資本是用財政政策直接稅並累進徵收，用經濟政策實行計劃建設和國家經營。這並不需要採用武裝鬥爭以打倒地主和資本家，用政權來沒收其財產，如馬克思之所主張的。因此國父有「中國社會革命則不必武力」底話。這是對的。

那末革新宣言(「我們的呼聲」)所主張的「打倒官僚資本，實行民生主義」，就不必採用武裝鬥爭了。是的。這很明白，不必解說。其次它所主張的「肅清官僚主義，實行民主政治，亦復如此。官僚主義是一種作風和一種習慣，要肅清它，就肅貪污舞弊包括在內，也只須從厲行法治，加強監察，革新人事，均進行行政效率等方面努力便可。而實行民主政治在今日則是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所以這些都不必採用武裝鬥爭。至於「團結革命同志

，實行黨內民主」，「發揚民族正氣，保衛國家主權」，是更不必採用武裝鬥爭的了。革新底四個基本原則既皆不必採用武裝鬥爭，而革命之所以異於革新則在武裝鬥爭一點上，那末革新就夠了，用不着革命。從而革新之非革命，或者說不完全同於革命，就不是革新底缺點了。

這裏，也許人要說革新看容易的事吧。它不採用武裝鬥爭就可成功，豈不容易嗎？否。它不是一說就可成功的，也非決議和命令所能爲力。它需要一個運動，一個廣大而深刻的運動，即革新運動。沒有革新運動就不能有革新事業。所以革新底成功與否，端在革新運動底展開與否以爲斷。這是一定的。

有人說，革新運動要展開，就非取信於人不可。要取信於人，參加革新運動的份子就要革新心。所以革新要先革新心。革新運動在重慶開始時，就有一個報紙修這樣說。我以為很對。參加革新運動的份子，必須人人反省，革面洗心。道德是獲得信用的條件。但革新運動却不可變成革新心運動。如果變成革新心運動去了，那它就是一個道德運動，修養運動，不僅失其意義，而且必然無法展開。

我們對於革新運動必須把握着它底政治性。革新運動底全名叫做「黨政革新運動」，亦即全黨政的運動，改造黨政的運動。所以革新運動是一種政治運動。只有這樣，纔能使羣衆參加，日益展開。道德運動不能成爲羣衆運動，要政治運動纔成爲羣衆運動。歷史的和現實的事實莫不如此告訴我們。所以革新運動底展開，端在從它底政治性上着眼來樹立理論，傳播理論，並且身體力行，切實施行，把理論與實踐統一起來，我們怎樣說就怎樣做。心口如一。這是使革新運動取信於人，吸引大衆參加的基本辦法，展開革新運動，莫要於此。

同時，能够這樣，參加革新運動的份子，自然就人人有道德了。很明白的，樹立理論，傳播理論，改造思想，身體力行，切實施行，改造行動。改造思想就是革新思想，改造行動就是革新行動。那末革新運動不是非它底參加者底思想和行動都一齊革新了嗎？所以革新運動不僅對於黨和政有革新作用對於人也有革新作用。而且革新運動之革新黨政，完全是爲公。其理論和實踐亦完全是爲公。參加者能够如是，行如是，私就沒有了。所謂「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是。假如私還沒有消滅，亦必隸屬於公或符合於公。所以

革新就能革新。革新運動是有修養作用，道德作用的。

所以革新運動底問題是怎樣說和怎樣做的問題。這不是也有四個基本原則了嗎？如前所說，「團結革命同志，實行黨內民主；打倒官僚資本，實行民生主義；肅清官僚主義，實行民主政治；發揚民族正氣，保衛國家主權。」無一不切合現實需要。但怎樣說明這四個基本原則使成爲理論，又怎樣施行這四個基本原則使成爲實踐，這就有問題，而且問題甚多了。解決之道不一，然而有總括作用的，仍只是運動之一途。這就是說，要大家來說，大家來做。羣策羣力，共說共做。只有這樣，纔能把那四個基本原則說得出一個正確的道理，做得成一個有力的實踐來。

但是怎樣使大家都來說來做呢？這個問題底解決繫於首先發起革新運動的人。他們要有方法纔能使大家都來說來做。甚麼方法呢？我以為沒有別的，端在他們底說和做上。他們底人數雖少，只要來說來做，肯說肯做，對於那四個基本原則亦能說得出一些理論，做得出一些實踐來。這就可以打動衆人，吸引衆人，使大家都來說來做，共說共做了。能够這樣，革新運動不僅能够展開，而且能够成功。所以革新運動是革新底理論運動和革新底實踐運動之統一。

但是在革新運動中有兩種傾向，一是偏於說，一是偏於做的。偏於說的人，以爲革新運動纔開始，參加的人有限，因而力量有限，這時做不出好多少來，應該辦刊物，開座談會，以推廣宣傳，造成力量。這是有理由的。革新運動要展開，也非注重說不可。但不能限於說而做。因爲以事實作宣傳亦爲宣傳之一法。而且以事實作宣傳，其效力大於以言論作宣傳。這裏還要明白的，革新運動不能當爲在野黨式的運動來做。在野黨式的運動可以說而不做，因爲在野黨沒有當權，人亦不能以徒說責之。革新運動底參加者，有若干人與聞黨政中樞大計。就中某些人之得以如此，亦因革新運動之故。他們底人數雖有限，但應盡其所能。做不是一回事，總是要做，而且也應做通一些纜好。如果不然，就弄得有些人發生誤會，使革新運動減少信用。這是值得注意的事。

偏於做的人，以爲革新運動一定要做幾件事纔行。有的人主張設立實驗區。拿黨來說，就是革新運動中人應以一般黨部爲範疇，試行革新，以爲模範。對於說，他們看得很輕。理論，宣傳，刊物等等，好像不重要。看重

做其相對的。這合於國父底知難行易學說底精神和總裁底力行哲學底思想。但不能因此看輕說。如果因此看輕說，則所謂做便採取事務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態度了。不知革新運動需要理論，需要羣衆。沒有它們兩者，運動皆不能造成。以理論言，沒有它，則革新運動底意義和性質，目的和方法，均無從明瞭。這怎能博得世人底贊助和同情。革新運動必須要有它底理論根據。以羣衆言，沒有它，革新運動便成少數人底活動，根本不能成爲運動了。因爲運動是含有普遍性，需要多數人參加的。如何使多數人參加？就在使理論深入羣衆。如何使理論深入羣衆？宣傳，即以刊物、報紙、講演會、座談會等作工具來傳播理論。它可以製造空氣，形成潮流，變爲環境，迫使人採取行動，參加革新。所以理論一旦深入羣衆，就轉化爲力量，變成實踐了。

革 新 的 前 提

培養我們至大至剛的精神

革新運動，是一個團體或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一種運動。我最佩服我們老國宗的幾句話：「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多麼強悍有爲的革新精神呵！中國民族，不是一個沒有活力的民族。「自強不息」，「日新又新」，是中國民族繼續維持五千年文化的法寶。是中國政治經濟歷史變遷的主因，中國民族只不過暫時失去她有機體內固有的活動的節奏。說中國民族是衰老的，只是不解中國民族，不認識中國民族。身爲中國人，而附和此說的，是數典忘祖的「伍份子」，是炎黃華胄的不肖子孫。

不過我們不能無視目前的危險。眼前的客觀環境，是頹廢，是沒落，是淪喪，是失去法紀，是失了板眼。綜括一句，是人人中心失去了主宰！

爲什麼會這樣？眼前的事事物物，沒有一件不在動亂之中。國際大環境，是在動亂。國內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也在動亂。一個大的戰爭平息了，什麼事都沒有復員！而又因爲野心家的地亂，把國運作孤注，把一切可資以作目的交通，經濟，食糧各種問題，弄得完全失去軌軌。固有的失去軌軌，新興的未曾建立。甚至連專門的對策，都因爲客觀條件的過於複雜，而弄得

這如何可以輕視理論和宣傳呢？

總之，革新運動要說和做雙管齊下，同時並進。偏於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對的。這在「革新運動暫行綱領」上規定得很清楚。其「工作方法」一項中主張「從研究理論和方法入手」，「從社會運動入手」，「從推動各級代表大會及各級民意機關入手」，「從個人力行入手」。合而言之，即「提倡批評精神」，「研究正確的理論」，「傳播革新運動的思想，造成黨政革新所要求的新環境」；同時，利用各種機會以「促進黨政人事之革新，及機構與政策之改造」，各個人則應「在其服務之部門，盡力實現革新運動之主張。」這是很對的。我希望參加革新運動的人依照那種「工作方法」做下去。

劉 光 炎

模糊不清。這種國。環境，試問如何叫人定下中心？如何叫人定下中心？第二次大戰才完結，而國際間的壁壘，却隱然又已形成。無論怎樣舌做原焦，總解釋不了相互的疑忌。無論怎樣談「協議」，仍打不開彼此的心扉。在「個大壁壘之前，又形成若干小的壁壘。雖然這並不是雙方的，而且其間在程度上，又時時輕重的。然而既然走上了猜忌之路，這條路是愈走愈窄的！在這樣客觀環境之下，國際問題，如何不動亂？如何叫人定下中心？

身爲今天的中國人，不要忘記這依然是一個大時代。我們既然以應付大時代的精神，贏得了抗戰的勝利；我們更應當以更大的精神，應付這一個更偉大更複雜的時代應付過去。於此，我願意提出我們今天應喊的口號：「培養我們至大至剛的精神！」

爲什麼要「大」？今天環境的複雜，不單那一方面的。沒有贊天地化育的氣魄，和包羅萬象的氣度，那裏能夠容納？那裏能夠「取精用宏」，而後「允持厥中」？爲什麼要「剛」？眼前時局這般動亂！事事物物，如此羅列而紛陳。赤白失其所歸，左右失其所歸。如果沒有至「剛」的精神。如何能堅真自持，不變不離其宗，百端不易所守？

現在讓我們拿這簡單的道理，來衡量當前的事物吧。

第一，政治與外交 講到政治，我們切不能忘記「大」。國父政治理想的極則，是世界大同。主席今天所要求的目標，是容納各黨各派，以及社會賢達，共同從事建國的偉業。講到外交，我們尤其不能忘記了「大」。外交在今天，應該不是一個以自己本位利益為出發點，而同人家講條件的技術；而是時時刻刻，相忍相讓，以求大我共同利益的政治技術。所謂聯合國的理想，其最後的目的，不外於此。我們中國，尤其是抱定這種精神。老實說：中國今天的參加聯合國機構，參加和會，為自己的成份少，為大家的成份多。中國今天，不要有所「奪取」，而是要有所「給予」。抱定了這一個精神，所以中國在國際上，受人無故侮辱，不介意。受人家經濟上歧遇，不介意。犧牲如此重大，而得不到應有的評價，不介意。中國所希望的，只是以這一點純潔的心情，在國際之林，能够發生感化作用。減少一些不必要的摩擦，為未來世界，稍稍保留一些元氣。中國在歷史上，本有「以大事小」的精神。中國在今後國際之林，更當本此意愛和平行者殉道的精神，由一己的「無私」，爭換到大家的和平相處。

不過我們得注意：這裏應該有一個限度。千萬不能失其所守。講政治，我們有最高的理想，三民主義。她是合於國情，合於人性的救世救國主義。今天中國所以沒有弄好，是三民主義信條的不肖，沒有實行這個主義。不是主義本身有了問題。千萬不可因為我們政治上的趨向「大」，而忘了我們精神上應該「剛」。不要因為我們的在難萬難，而見異思遷。尤其不可因為憤憤於政治上之將變，而起了逆迎的心理，發生了排擠取巧的行為！失敗的革命黨徒不足取，變節的革命黨徒才可恥！堅持到底的人最可佩。見風轉舵的人，只是孱弱的心腸！我們看見近來國民黨員，有些灰心喪氣，已經覺得他們目光太近，有些可笑。但最不幸的是：有些黨員，身在國民黨內，而心在國民黨外！有的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向人家暗送秋波！有的是拿了國民黨培植出來的機構，藉國民黨的力量，把自己的「毛髮豐滿」了，却一心一意和人家爭「勝利」！這種人，才是敗類！才是國民黨的真正危機！這種人的遺能生存，是由於國民黨內組織的鬆懈；還加上有一種官僚作風的面積主義，做了他們的護符。然其本身的存在，是國民黨的恥辱！也是他本己的恥辱！這樣的人，國民黨不會要，人家又那裏會要！重操一生，就沒有最後收容一個「賣主求榮」的人。我個人不相信兩面倒的人物，最後能逃脫歷史的裁判！

第二，經濟 中國是經濟上最無組織的國家。因此，經濟基礎也最薄弱而九年前前的最重大任務，偏偏是絕後空前的民族抗戰。在那個時候，經濟上的措施，應該從「大」的方面走，我們沒有話說。只要有利益於抗戰，任何經濟政策，都可在「權宜之計」一詞解下，而暫時引用。只要有助於軍需，任何經濟團體，都可在「權宜之計」一詞解下，而暫時存在。現在抗戰是完了成，我們並不否定「大」的存在意義。講建設，我們絕對歡迎外資。講貿易，我們絕對樂意與國際公辟往來。我們反對關稅壁壘。我們也同樣反對統制經濟。這都是「大」。大的存在與延續，並不因抗戰終止而結束；而且我們本中正和平之本性，對於經濟上之應保持「大」的原則，還要垂之久遠而不散。但「大」並不是叫我們失其所守。我們國民黨，有先天的好法寶，——民主主義。這個主義，證明是今日對症的好藥。不但可以致國於富於康，致民於安於康；而且還能為世界樹一宏規，一良模。使沒有出路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可以得到一個他山之助，這主義，我們為什麼不以「至剛」的精神來堅守？為什麼我們在經濟上，事事仰人鼻息？為什麼我們對經濟界的惡勢力屈服？為什麼我們在許多方面，要牽就外國？為什麼我們不願國內的真情，而給外人以不應得的讓與？我們有我們的立場。我們堅守立場，只能引起人家的重視；反之，却會招致人家的蔑棄。今天經濟界的情形，可說是國民黨執政最對不起人民的一段。國民黨在民族主義上成功得如彼輝煌，而在民主主義方面，却失敗得如此淒慘。原因在那裏？我們沒有以「剛」的精神，堅持其所守——民主主義，一念之差，百年莫悔；一流之衍，汗洋難救。今天官僚資本，泛濫於市場，溢揚於人口，是怎麼形成的？怎麼轉養大的？就是由於這一念之差，一流之衍。當初既不能堅守所守；萌芽之後，便容易成爲姑息。姑息之餘，自足養奸。混亂之時，又爲此輩惡劣細菌最易滋長發芽，以至繁榮之所在。於今天乃不可復制。這一批人，借著這個不良的官僚資本制度，天天在做着吸血的工作。害國家！害民族！實在是世界人類最可恥的一集團！我們要改善當前經濟生活，首須以「至剛」之精神，痛下斷斷的決心。不要以爲某某過去對抗戰有功；不要以爲某某對經濟有辦法；不要以爲某某有那邦勢力作背景；不要以爲某某有特長與才。一切一切，都不管。指定去腐生肌決心。掃除了腐爛的！建立起新鮮的！然後守以「至剛」之信念，養以「至大」之精神，中國經濟前途的徹底更新，簡直是反掌之

易。

最後，我要聲明：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是十二分純潔的。我以坦白純潔的心情，把我心所謂危的見解；提出來請社會同志來探討。在這篇文章裏，絲毫沒有對人的成見，而只有對事的研鑽。如果有因為揪著瑣屑而認為是在對彼而發的人，作者願以萬分的誠意，和他共同商討。作者認為中國做醫

黨的腐敗原因之分析 (一)

賀 嶽 僧

(一)

新與舊是對待的名詞，既然說要革新，那當然就該說應當去舊。換句話說，一定是因為舊的已經發生了毛病，然後才談得到改革，如果否認了這一點，那就否認了有改革的必要。因此在革新的前提下，我們首先所當注意的，是舊毛病的檢查，必須把它致病的根源清楚的查出以後，才能對症下藥，施以治療，否則一切的努力都是枉然的。不過在這裏我要附帶的說一說，那就是既然要檢查舊毛病，就須以自我檢討的態度說老實話，如果遮遮掩掩的說一些敷衍話，那就發見不出病源，而且也是無趣味。這幾年來，我所聽到的對黨的批評，僅僅是在朋友私人往來之中，還可偶爾發見幾句老實話，如果在廣大廣眾之中，則幾乎千篇一律的都說那些立言不誠的官腔。這種現象，真如姚姍傳所說「疾首蹙頞於私家之居，詭道對於朝廷之上」。為什麼會形成這種現象？這也值得我們深長考慮的。

(二)

很率直的說，本黨之失去健康，已經是很長久了。執政十七年，它的病就養了十七年，而且愈養愈深，深到了無可挽救的一個程度，所以在最近大家才把它公開出來。黨所害的最主要的一個毛病，是與民衆脫節。即黨已離開了民衆，民衆也離開了黨，黨在民衆之間完全成爲孤立，這是最危險的。本來人民的觀感是容易轉移，他們最後有成見，他們的成見，是出於切身的利害關係，基於政治所及於他們的影響，是出於壓抑是痛苦，是恩澤抑是苛虐以爲轉移。尤其是中國的老百姓，因爲受得了長期的暴虐苛政，真是所謂「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其欲望更容易滿足。祇要能够安居樂業便够了

生的人，最沒有醫德。遇着一個重病的人，總不肯大家齊心，商議一個辦法。反而彼此相攻，弄得配藥上君臣不調，把病人活生生地治死。今天中國，已是病到垂危了。如果我們自認爲是一個醫生，首先便要尊重醫德。而尊重醫德的主要條件，是大家肯商討，這個商討，不但是正面的，而且包括執有反對主張的人。

，祇要不饑不寒便够了，甚至祇要政府能够給予他們一種由黑暗以轉向光明的希望也就够了。

當民國十五年時，全國人民，曾經如醉如狂的愛過國民黨，他們把國民黨當做理想與光榮的象徵，他們把黨所指揮的軍隊，當兄弟一般的看待。凡革命軍所到之處，父老則饗食盡漿以相迎送，青年男女則慷慨激昂參加加士兵的行列，邁步的向前推進，這種國史尚無前例的壯烈景象，是凡參加過北伐的人所能記憶的。這種空前未有的熱情，不祇鼓舞了革命軍，同時也給予了革命軍以切實的援助。我還清楚的記得，當時由嘉興以至南京這一路的城市，張宗昌與畢應澄的軍隊，真可以說望風崩潰，革命軍連追也追趕不上。這些城市，與其說是革命軍趕走，無寧說是爲民衆的怒潮所衝散。因爲當時的革命軍，已經與民衆溶爲一體，究竟誰是革命軍，誰是民衆，已經分不清了。祇見萬聲雷動，草木皆兵，在這種旺盛的革命熱情下，奉軍就不能不潰退了。可是這種旺盛的熱情，到了民國十七年後，便漸漸的低下去了，而且一直低落到底線的頂點，始終沒有上昇，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這祇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即當時的國民黨，當時黨所指揮的軍隊，是以解除人民痛苦爲職志，是以取消捐攤稅爲口號，是以打倒軍閥，剷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爲目的。這種種都符合於人民願望的，都是代表人民要求的，所以才博得人民熱烈的擁護。他們所擁護的，表面上是黨與革命軍，實際是他們自己的利益，因爲當時的黨與革命軍，是代表了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的擁護是有條件的。到了民國十七年以後，這個條件失掉了。那就是說，黨在取得政權之後，並沒有把以前所發誓的諾言兌現，不但沒有兌現，而

自從前所要打倒的那些貪官，污吏，士紳，至此都一個一個溜到革命的陣營裏來了，這般溜到革命陣營裏的人物，表面上是對黨投降，實際則變了黨的主義，鬧了黨的革命性，於是政治上的腐敗貪污現象便與日俱增，人民的痛苦便如火焚烈，這是每個有良心的黨員所一致承認的。試看這幾年來，舉凡政府所辦的各種新政，無論糧政，役政，保甲乃至最近的接收事宜，幾無一而不為貪官污吏造升官發財的機會，以致弄得四海困窮，民不聊生，饑寒遍野，餓殍載途，災區十九省，待斃的人數在三千萬以上。試問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民怎能對政府不生怨懟，怎能對黨會發生好感？

(三)

現在我們再來談一談黨的情形。從大體上說，民國十七年以後，黨與黨員的關係便日漸疏遠，黨在社會上的地位便日漸低落，低落到使每一個黨員，不敢在羣衆之前暴露他的面目，低落到使社會上一般潔身自愛的人，聽到黨這個名詞便生厭倦。黨務機關工作人員，對黨一點也沒有熱情，大家都抱着一種敷衍的態度在那裏應付，這種對黨沒有熱情的現象，可以在會議中反映出來，十七年以前，黨的會議特別多，開起會來，似乎大家都有滿腹的救國救民的道理，像泉水一樣的湧出，阻也阻擋不住。這所謂道理，雖然有些是幼稚得可笑，但畢竟還有一種蓬蓬勃勃的氣象，表示其對於黨程度的認真。現在則開會的大數固然少，會場所呈露的，是一片秋後殘條的氣象，誰也沒有什麼話要說，儘讓那些官大好吟詩的人在那兒唱獨腳戲，唱那種公式化一樣的獨腳戲。這難道是大家沒有意見發表嗎？並不是的。散會之後，他們同事之間，彼此交談起來，却又大家都有一肚皮牢騷在那裏像黃河之水一樣的作馬奔騰的傾瀉。這就可以證明其中必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那裏壓制，使其不能從正面發洩出來。總之，現在的黨，已經不是一個志同道合的致力於政治改革的集團，說得好聽一點，它是國家一個養士的機關，說得不好聽一點，它簡直是一羣言談遊說之士，圖飾飾的場所。這種現象，有人會拿「黨員官僚化，黨部衙門化」這兩句話來形容，其實則其腐化的程度，實在比官僚衙門更有甚焉。官僚衙門最少還要點點應公，有許多的所謂黨務機關，簡直連「應公的手續」都有了。

自然，我不應諱一概地說，說整個國民黨之中，找不出一二個忠黨愛國之士，整個黨務機關之中，根本沒有一二個腳踏實地志潔行芳的同志。我祇

是說，在整個國民黨之中，雖然有不少才學優越品行端正的黨員，可是遭於整個國民黨的腐敗傾向是不能有所補救。不但無所補救，而且正因為他們志潔行芳，不肯同流合污，與世浮沉，必然的會在黨中成爲孤立份子。可是這般孤立份子，他們的非觀念畢竟還沒有完全泯滅，由於是非觀念之未盡泯滅，於是遂不免要發幾句茶餘酒後的牢騷，這種牢騷，傳到那般自以爲忠實同志的耳鼓裏去，就不免要加他一個思想不純正的罪名，而被排斥，至少也會使他沉淪於閒散的位置，於永遠不能在黨中發生積極作用。在此種情形之下，急躁的人便會走入真正的反動，溫和的人，則會意志消沉，趨於慢性的自殺，而黨的腐敗愈不可救了。

(四)

爲什麼會弄成如上所述的現象呢？現在容我把它的原因來加以分析：我以為，我們的黨最大的一個失策，是民國十七年以後，放棄了革命的立場，同一切舊勢力妥協。誰也知道，本黨是一個革命的政黨，所謂革命，依照先烈朱執信先生的解釋，就是推翻一種舊制度，另建一種新制度，既然要推翻舊制度，那自然就會受到舊制度以爲生的特權階級的反對。這是無疑義的。就本黨的主義言，我們是主張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同時進行，因此我們就必然的要遭到兩種反對的力量，一種是舊政權的世襲的王公貴族，以及貴族傳統變形不變質的軍閥，官僚，政客，一種是操縱生產工具與生產手段藉以過剩制生活的大資本家與大地主，以及依循於此種制度以爲生的士豪紳。這般政治與社會制度上的特權階級，他們之所以反對革命，並不是對舊制度有什麼特殊的愛好，也不完全是由於對新制度之不理解。主要的因爲舊制度足以保障他們的特種權利，新制度則正是要取消他們的特種權利之故。因此，對於這一般人，我們是不可能說服他們的，同時也就沒有方法能夠與他們結成一條聯合戰線以致力於革命的。換句話說，即能與我們結成戰線以致力於革命的，必然的祇有一部分人，祇有一部分在經濟生活，社會地位，知識水準大體相近的人，惟有這一部分在政治與社會各方面都受特權階級壓迫的人，才能發生同一的政治信仰與要求，亦惟有這一部分信仰與要求相同的人，才可結成一個政治集團以進行革命。否則必然會同歸異夢，不能成爲真正的同志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舉幾個歷史的事實來證明：

(一)當法國大革命時，教士對於革命的態度，是分成贊成與反對兩派，贊成的是低級教士，反對的是高級教士。為什麼會如此呢？因為高級教士，是與貴族一樣，在政治與經濟上有種種的特權，所以他們便同情貴族。低級教士則貧窮微賤，而且在政治上受壓迫，所以他們便同情革命。

(二)在帝俄時代，社會民主黨中的多數派與少數派，爲了吸收黨員的問題，曾發生過重大的爭執。少數派主張吸收黨員的標準應當從寬，祇要是在思想上同情社會主義的人，即應當使它參加黨的組織，多數派則認爲吸收黨員的標準應當從嚴，不但思想上同情社會主義而已，除了同情之外，還要有一種冒險刻苦的精神，能夠擔任黨的祕密任務，才可以讓他當黨員。由於此種爭執之不能調和，於是他們便分道揚鑣，結果主張標準應當從寬的少數派，便與反對派完全妥協。

(三)再以本黨的革命歷史言，在民國二三年的時候，黃克強與宋漁父先生，是主張盡量吸收黨員的。他們以爲，黨員數量的增加，即是黨的力量加強，於是到處便勸人入黨，不啻牛鬼蛇神，一經收羅，結果所收羅的

世界治亂安危的十字路口

樊德芬

人類之有社會，是糾紛擾攘的結果；社會之得以成立，乃以強權爲背景；而強權之能爲人所服從，則以具有正義之成分。至於強權政治如何被紆曲引導以轉入自由民主的境地，則是人類理智發展，刻意經營的善果。一國之內，一民族之間如是；推而充之，一包括全世界的國際社會，亦如是。上古之世，交通不便，各國分立，山川阻塞，固無所謂國際社會。即羅馬帝國成立後，威力四揚，奄有全歐，亦祇有「一統式的天下定於一尊的觀念，無所謂國際社會。這與我國歷史上政治傳統觀念，正如出一轍。就歐洲到了中古，新興的各民族，雖是擲毀羅馬版圖，分割舊日河山，而大一統觀念，仍然深入人心，未嘗墜殞，其表現於外者，是由羅馬教廷與神聖羅馬帝國來借屍還魂，以爲大一統之象徵。近代式的國際社會，是導源於一六二八年至一六四八年的歐洲三十年戰爭，其理想則成熟於荷蘭學者古魯休斯。人類有了國際社會之後，人類之禍福利害，遂與此社會之興衰治亂，發生密切關聯

，都是那些假革命分子，這般假革命分子入黨的目的乃在做官，及到無官可做事時，都一起向袁世凱投降了。

基於上述情形，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政治意志不是懸空的東西，是與實際生活相連繫的，生活如果不同，那政治思想是不容易相同的。同時我們也知道，黨在政治上之是否有力，不在於其量之多，乃在於質之純，質如果不純，量多是沒有用的。因此我們在吸收黨員時，不應當貪便宜，見貨就要，應當注意到我們的主義與政策，以主義與政策這條尺度去衡量一個黨員，估量他是否能夠接受，如受估量他不能接受時，那我們就情願犧牲以來保持質的純潔。可是在民國十七年以後，我們的黨，在吸收黨員時，就違反了這個原則，不管軍閥也好，官僚也好，土豪紳也好，黨部一起收編。當時之所以採此種政策，其目的在於減少反動力量，擴大黨的陣容。其實這般人是百變不離其宗的要保持他們的特權，這般想保持特權的人，參入到黨的機構之內，那黨就會變質了。換句話說，那黨就會成爲特權的保護者而不是它的反對者了，這是黨所以腐敗的一個根源。

。太平時候，人們因利益的範圍擴大，活動的機會加多，耳目見聞廣闊，智識傳播迅速，有無相通，盈虛互濟，人生的幸福，生活的繁榮，隨着國際社會局面之展拓，而逐步提高。但一遇戰事發生，即舉一髮而動全體，烽煙四散，處處波及，往往將整個世界混爲一個巨大的戰爭漩渦。而戰爭的慘酷程度，亦愈演愈烈，戰爭的行動，已將前線和後方的界線塗抹乾淨。中立的國家，愈來愈少，中立局面的維持，愈來愈不容易。梁山是逼上去的，因爲彼此利害之糾錯複雜，已經太深刻化了。國際社會，一旦插足，即不容再作逃避。十九世紀，英國有些政治家，曾主張「小英格蘭主義」，將英國的腳從大陸上糾纏不清的泥潭中拔出。到了二十世紀，這次世界大戰之前，還是有些英國人心羨北歐瑞典挪威丹麥三小國之能潔身自好以悠哉游哉自度其文化而安樂的生活，而厭倦於英國之肩荷重負，擾攘不甯。但英國則始終未能卸下其負擔，如不能善爲肩荷，且勢將受重壓而死。美國開國之初，華盛頓總

統即請諸君以勿捲入歐洲政治，孟祿總統且高揚孟祿主義，排歐洲之干涉於大西洋以外。威爾遜總統敵不過孤立主義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未曾參加國際聯盟。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局勢形成之後，事實上證明，西洋的屏障，隔絕不了戰火的怪煙。

戰爭既難以分割，和平自然也是整個的，但贏得和平比較贏得戰爭，其事尤難。戰爭迫人緊張，和平容人等待；戰爭使人努力保障其已有，不得不彼此合作，和平誘人求其所未得，彼此容易猜忌橫生，鑄劍必較；戰爭容易使人接受領導，和平則意見層出，各自稱尊。以此之故，自歐洲宗教改革羅馬教廷喪却統御力以來，世界即釀成一強國以長帝霸的局面，而以民族主義為號召。世界每經一次大戰，一國的力量即為之削減一次，其地位即漸低落。大而強者，勢力擴張，聲勢愈來愈大，而國數則愈來愈少。宗元在封建論上探討國家之起源，曾說過：「近者聚而為聚，聚之分，其爭必大，大而有其有德。又有大者，德又大者，聚而聽命焉，以安其局，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聚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從而聽命，以安其人……」柳氏生於唐朝，其思想當然不能脫離封建政治的色彩，但其指出人類分聚組織的範圍之大，其間必有衝突，則激烈的程度也隨之加強，確是獨具隻眼，千古不磨的定論。這次戰後的世界，既在美德蘇三強鼎立的局面，則世界的和平，自然繫於三強能否誠意而底底的合作。戰爭結束以前，各大國已着手作建設永久和平的準備，而戰爭所帶來的災害，也逼着各團體養生息，恢復疲勞，清理各種善後問題，重建受災地域。本應彼此一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但為締造永久和平先後所舉行的國際會議，已有很多次了，而會議中的景色，總表現着時時雨，有粘無粘的拖延局面。有時候將重大問題，暫推一邊，而低聲動身地從一些問題入手，以保持會中空氣的溫暖；有時候，則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接戰尋釁，面紅耳熱。誠令人感覺到不遺遺締造和平之實際工作，不能知締造和平之艱難。比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和平工作，更覺的迂迴曲折。其中原因甚多，但主要的可以看得出有以下數種。一則，德意日失敗後，其真的強國，有美英蘇，彼此廣大而複雜的利害關係，到處湧現，面面接觸，舉凡朝鮮，東九省，伊爾，巴爾幹，德國，無一不構成有關痛癢的處所，於是頭痛，頭，脚痛，脚

脚，問題層生，應接不暇。二則，蘇聯自布爾希維克政權樹立後以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祇努力於國內政治經濟軍事建設，未曾積極出面參與國際問題，雖在途中加入國際聯盟，但常採取觀望態度。以是，她與英美中法四大國未有熟習的合作習慣，有時候，就不免要發生疑慮，猜測，不放心，不容忍的神氣。而且她之參加戰爭，也非半路出家，迫不得已地與其他國家作了共生死同利害的結合，其對於如何重建一個新世界，未必即能早與英美心心相印。三則，蘇聯的文化傳統與英美法所代表的西南歐文化傳統，在歷史上已有所不同。而自蘇聯以政權建立後，其所標榜的民主集權制度，雖自謂探得得珠，獨得民主政治之真諦，但與英美法之民主政治，則精神風格，殊不相同，一旦施之於外，彼此均有莫明其妙之感。四則，戰爭可推動人們的理想，亦可使人更趨於現實，意志一有搖搖，行動便發生矛盾，於是高尙美麗的語言，四海一仰的理想，可為彎曲曲折而依然的各種事實沖淡得黯然無光。是以此次戰後，國際社會中，出現了若干新的因素，國際政治上，便隨之湧來了許多新的問題。負荷建立新世界持永和平的匠師們必須有新的胸襟，新的認識，新的作風，以完成其理想。

政治科學未能隨自然科學進步之速度而一同進步，本為世界悲劇的源泉，亦人類智慧低下的明證。自然科學已將人類由手工業的階段推進到電氣化的階段，再由電氣化的階段推進到原子能的階段。因科學的進步，人類彼此間的關係，早已是錯綜交錯，密密地接觸着。但人類的政治組織及憑藉此等組織而孕育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觀念，却仍然停留在百年以前的狀態，而未見有巨大的推進。強國則如小兒手持大刀，若不自知其將觸禍，弱國則如小兒橫臥地雷地帶，若不自知其已踏危險。主權學說，依然是國家身份的憑藉，在國際會議席上，各國依然採取現實主義的態度，而高尙的理想，反成癡人說夢，各國內部的事件，無論弄得如何糟糕，不准他人有開口之餘地，傲然自大，俯仰皆空。各國國際上人格平等主義，雖未廢廢，但小國在事實上已變成大國的尾巴，愈來愈不起頭。世界因交通發達而縮小的程度，雖已將各國引入一種比隣而居的樣子，但各國人民還未能養成一種世界公民的風格，而世界論理的觀念，亦未曾受人充分的注意和發揮。佈新必須除舊，嘉木必有遺根，種種在原有的荒林斷梗的境地之中。步入國際社會的國家，應該具有利害關

聯的意識，舊有的主權觀念，應該部份地放棄。政治應該公開，新聞應該自由，丟棄秘密外交的老套，剷除強權干涉的落後心理，俾各國彼此之間，表裏相白事實昭明，發展同情的心理，便利互助的方案，培植健全的主權，樹立新穎的政治道德。各國的軍備必須有所限制，國際上保障安全的武力必須確有基礎。各國間的經濟關係，必須脈絡相通，靈活無阻，已有的障礙，必須重新調整而廓清之。有了這樣的基礎，國際社會就能一步步納入法治的軌道，用國際立法的手段，將國際公法充實而強健起來。人民的耳目，自然即煥然昭明，國際社會的意識，自然即沛然發達，新的國際道德標準，即可步步長成，以抵於大同自由之境。

以今日情形而論，世界之治亂安危，端繫於美蘇英三大強國，是否真能心心相印，攜手合作，向着建造永久和平的大道上邁進。軸心國家投降，已經一年了，在此時期中，事實上所表現的，並不十分的好，但也非完全的壞，陰晴不定，東方發白而西方又黑暗，矛盾也是有的。從一般的情形看起來，殊令人不免有「迷惘之感」。戰爭自然是不會就發生的，因為強血之跡未乾，灰燼之理得理，大家太疲勞了，民心也憔悴了，經濟也太枯竭了，非休養生息不可。但就這一個時期，對於將來的前途，關係重要。肩荷世界安危的政治家的手中，究竟撒下來和平的種子，抑是戰爭的種子，是在這個時期中醞釀着。久孚始願的巴黎和會，已正式於七月二十九日開幕了，這正是國際政治上溫度高低風雨驟降的一個測量表。一則，歐洲一藉此會，可由戰時狀態正式地轉入和平狀態，和平的道路，即正式由此鋪築起。和約的條款，是否能合乎正義的精神和各國以前所宣示過的作戰目標？對於戰敗各國的處

斥 派 系 主 義

楊 澤 中

我們必須認清派系主義。派系主義千百年來盛行於中國，近二十年來又盛行於我們的黨。我們的黨沒有與落後的惡勢力作對釘殺鐵之訣別，我們無可諱言地向民族所固有的派系主義屈服了，本來，我們的宗旨是「黨內無派」。然而這只是掛在高空的理想，心雖嚮往而沒有實現，我們豈能否認在我們的黨中存在着派系嗎？

分，是否合理？各有關國家是否便無話可說，而感覺到相當的滿意？對於一般國家的觀感是否發生一種振奮昭蘇的作用？二則，大會揭幕之日，冠蓋雲集，五洲之視聽，集中於此。大小各國的代表，握手一堂，藉此與會的機緣，以切近深察彼此的意向。以後各國外交上的作風如何，內政上實施的性質又如何，此會自具有潛移默化的力量。各大國是否有意做出一種國際道德的示範風度？抑仍舊玩弄着縱橫排國黨同伐異的老套？均難逃過一般外交官們的耳目。而且新聞報道，傳播於全球，是非真假，焉容掩飾？一九四六年的巴黎和會，乃是今後世界治亂安危的交界轉角的十字路口。這邊走呢？或是那邊走呢？「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大小國家，誰能無份。但具有領導示範的強國，所負的責任自然更大。美國呢！那個聯邦式國家的誕生，就是由於從紛糾亂中而從容商談以求得政治解決的偉大成品，其對於此次的大會，總能具有信心，充滿熱情。英國呢！那是一個歷來善於外交以安定國際局面的老手，而現執政權的工黨，又無保守黨那種頑固狹隘的習性，無論對於資本主義的國家，或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均能坦白說話，從容周旋，自然也可望其能藉國際大會的方式，以期待國際關係的改善。祇有蘇聯，在政治上，向無真正會議的傳統，而現在蘇聯政權之建立，也還定由於多年流血苦鬥，暴力革命而成功的，她對於會議政治的程度，自然是幼稚一些。但蘇聯今日的地位，是太重要了，戰敗軸心國家的功績，也太偉大了，其所相負的責任，無疑的，是具有世界的性質，全世界的人士，無不反切屬望。她能心志遠大，慰藉羣情麼？事實是最好的說明，誰人不在期待着呢！

誰也知道，派系主義是要不得的。什麼叫做派系主義？非常明白派系主義是一種信仰，人們懷抱了它，便必然地依主觀的利害來結納人事，而不依客觀的真理來組織人事。我們可大胆斷言，派系主義興，客觀真理亡。客觀真理與派系主義有着參商的不見面的可悲的遭遇。

我們要保留派系主義嗎？好派系主義必然地就會給我們以罄竹難書的害

處。

第一，切莫忘記，派系主義生產怠惰。凡是加入派系的人，不可否認地他的前途，將因派系的前途而變易。派系升，則他必然地升；派系降，則他亦逃不了降的命運。在派系中的人的前途實與努力甚少關係，今請設一譬，甲為一個派系的領袖，乙與甲有派系的關係，丙於甲則僅為普通的工作同仁。就目前的派系情勢言，丙雖極盡奮勉之能事，乙雖平平無顯著之績，在甲的論功行賞時，丙的地位亦終難與乙相提並論。原來乙的派系關係比丙的奮勉在價值上高出一籌。這豈不是派系主義之抑奮勉而足以產生怠惰嗎？

固然，勤謹于工作的人，亦未始不能邀派系主義者之垂青。我們不是見過很多有作為的人被上峯殊遇地提升的事實嗎？雖然如此，我們却仍須注意，在提升以前，勤謹于工作的人雖無派系，但在提升的前夕，或在提升的當兒，他是一定要受派系的洗禮的。及他既入派系，則又往往在工作上彈起怠惰之心，關於這些，證據充斥，請一檢查派系的生活之史吧。

第二，切莫忘記派系主義產生倖進。派系主義者既以主觀的利害作為結納人事的實效，則社會上必然地就要大開鑽營的風氣之門。前面不是說過嗎，主觀利害無與於客觀真理，人是現實的，客觀真理既與進取無端，則又誰將奉奉，必須明白，甘為真理而犧牲的，只能求之於絕對少數的聖賢，而不能求之於絕對多數的大眾，大眾是看風掛牌。派系主義者既高調自己的主觀利害，則大眾當只有投其所好之一途。「撓馬物者莫疾於風。」於是舉世滔滔，其唯奔競，奉迎，賄賂，以求倖進而已。利害與真理遠，倖進與正氣亦遠。倖進一分，正氣少一分；倖進主宰，正氣臣服。社會難道是為倖進所支持的嗎？否，支持社會的是正氣。我們要為救國創造正氣，然而派系主義者却拚命地製造倖進，製造為有教養的人所應唾棄的倖進。這裏，我倒要問問派系主義者，你們用主觀利害的方法來結納人事，但在目的上，你們亦並非不以救國為懷，然而結果却適得其反，清夜自問，能勿爽然若失嗎，朋友們，堅決地拋棄派系主義的作風吧。

第三，切莫忘記，派系主義產生猜疑。派系是有膜的，而且它非常堅厚。正唯如此，派系與派系之間就有着鴻溝的相隔。這是甲的派系所提出的言論嗎？別有用心，要不得，我們必須戒備；這是丙的派系所發起的運動嗎？亦別有用心，要不得，我們同樣地必須戒備，好了，原來我們的黨因着派系

而存在了非常高度的猜疑。猜疑思想，猜疑行動。他們殊不知，黨是一個有機體。有機體的發展既有待於各器官的密切的合作，黨豈能有外於老實說，除非屬於黨的全體分子能够精誠合作，黨的發展實是空想，黨的必然的命運，不出於死路一條。

這是否危言聳聽，絕然地否。猜疑需要精力，需要時間。因此，猜疑本身就是工作。其實，猜疑還只是心理狀態，猜疑前進一步，在消極方面，便是防守，便是抗衡，在積極方面，便是打擊，便是先發制人。好啊，這便是黨的至少一部份的重要工作的大觀之圖！

進一層言，猜疑不僅見於派系與派系之間，而且亦見於派系的本身之內。張三常到某個派系方面去嗎？危險，不够忠實，我們要防範，我們要做到清的一色。於此又由猜疑前進到防守與抗衡，前進到打擊與先發制人。我們能否認這又是我們黨的工作的一個大鏡頭嗎！

第四，切莫忘記，派系主義產生毀法。法是客觀的行為規則。這個行為規則是一般的，它的效力及於人人，決然地無關於派系之有差別。然而誠如前面所說，派系是看重利害而看輕真理。利害與真理不違反，真理尚可顧及；利害與真理違反，真理就只能被拋於九霄雲之外。很顯然的，行為的真理便是法，動真理於九霄雲之外，即為毀法於九霄雲之外，這可見派系足以毀法嗎？

在我，所謂毀法，它又有直接與間接之不同。因利害與法衝突而毀法，很顯然的為直接。直接是看得見的。然則間接又何如！請聽我說。法與德甚有關係。有德的人大都能够守法，無德的人大都不能守法。派系主義既如前說地倡導倖進，倖進從某一方面說是卑鄙的敗德之事。這不可見在社會上倖進愈多，道德愈差，因而毀法也愈多嗎？我們實不能否認這就是派系主義間接地毀法之所在。

第五，切莫忘記，派系主義產生空虛。為狄德所著的「浮世德」說：「太初有行。」這就證明了歷史為行動所造。然這只就一般論，如就特殊論，則某種性質的行動，便只能產生某種性質的歷史。歷史的性質命定地為行動的性質所決定。我們國民黨要創建什麼歷史？無疑義地是三民主義的歷史。然而三民主義的歷史，只能為三民主義的行動所造。為派系主義所招致的怠惰、倖進、猜疑、毀法是三民主義的行動嗎？否。怠惰、倖進

、猜疑、毀法是怠惰、倖進、猜疑、毀法的行動。怠惰的行動只能產生怠惰的歷史，倖進的行動只能產生倖進的歷史，猜疑的行動只能產生猜疑的歷史。那末毀法呢，當然，毀法的行動同樣地也只能與毀法的歷史有着因果的相關。我們的黨既然充滿了派系主義的行動，則三民主義的歷史，必然地就要變成空虛。

固然，所謂空虛，它也只有相對的意義。我們不能一談扶黎黨所已經做的三民主義的建國工作。但雖如此，一個黨正如一個人一樣，精力終屬有限。消耗於派系主義的行動多一分，努力於三民主義的行動便少一分。而此少一分，就三民主義的歷史言，豈不是少一分內容而變成空虛了嗎？派系主義確實地把三民主義的歷史弄殘缺了。

第六，切莫忘記，派系主義產生紛爭。雖然大多數人歡喜加入派系，但也有少數人不歡喜加入派系，派系的壁壘愈森嚴，沒有派系的人的前途愈暗淡，於是本來沒有派系的人，在行動上就有三種趨勢。其一是加入派系。我認爲，凡因不加入派系，有出路從而加入派系的人，假如他有前進的品德的話，則當加入派系以後，亦無疑義地要向前進的品德喪失殆盡。不止於此，而且他還很有可能地要做大做派系的勾當以示努力哩。這豈非派系主義產生紛爭嗎？

那末還有什麼趨勢呢。一句話，組織派系。凡因沒有派系而招致失敗的人，在他組織派系以後，他對於派系工作的如何緊張可想而知。派系愈多，侵軋愈甚；派系工作愈緊張，派系的害處愈猛烈。這又豈非派系主義產生紛爭嗎？

趨勢有三種，還有一種是什麼，也只有一句話，極而走險。凡因派系而遭受挫折的人，往往容易遷怒於黨，從而踏入歧途。此種人必然是憤懣充溢，建設雖不足，破壞則有餘。這又豈非派系主義產生紛爭嗎？

就派系的本身言，它的作風已經足夠招致莫大的紛爭，何況在固有的紛爭以外又要增加如上所說的三種紛爭呢？派系多不但是產生紛爭的無上之王。

這裏，我們可以作一總結，派系主義的害處的確是罄竹難書。諸凡怠惰、倖進、猜疑、毀法、空虛、禍亂，這些都是與它有着密切的相關。我們要黨健全嗎，派系主義勢非功棄不可。但功棄只是目的，除目的外，方法亦不可少。那末方法又是什麼，我認爲就是兩個法寶，下面請將這兩個法寶貢獻出來。

什麼是第一個法寶，六個字，拋棄英雄主義。有興趣於組織派系的人，就我淺見地看，或多或少地有着英雄主義的氣魄，他要統御羣倫，他要獨樹一幟地創建事業，一句話，他豐富地有着領袖之慾。英雄希冀至高無上，而領袖即爲至高無上之象徵。這不可見有着領袖之慾的人，即爲有着英雄主義的人嗎，所以，我們有權利地說，英雄主義有領袖性。但必須知道，在一黨或一個國家，領袖雖不可沒有，然亦不可太多。如太多了，無論是黨或是國家，豈不要變成羣雄的鬻馬鬣弓的戰場，並且領袖的產生在於功績，而不在于結納性的派系。請一翻世界之史吧，難道真地有因結納性的派系而非因功績而成功的嗎，我們要踏上領袖之階梯否，請熱烈地與功績擁抱。

其實，英雄主義不特有領袖性，而且也有排他性。英雄既有領袖性，則英雄的有排他性就成爲必然。試問：不排他，不因排他而獲兼併之功，何來英雄？「物莫能兩大。」英雄主義的排他性，實在登峯而造極。派系有排他性嗎？同樣地非常濃厚。這話，我們在前面討論猜疑的時候，業已涉及，不用多贅。我們必須承認，英雄主義的排他性，實爲派系主義的排他性的不竭的淵源。

由此可知，英雄主義實爲派系主義的產生之父。英雄主義不拋棄，派系主義是不會遠離我們的。朋友們，拋棄英雄主義吧，堅決地拋棄吧。

什麼是第二個法寶？依然地六個字，拋棄封建主義。說起封建主義，或許有人要給我以強烈的反駁。他們可說，難道我們的黨員還有崇奉封建主義的嗎？實則我並未錯誤。對於封建主義，至少地可以分做有意識的服膺與無意識的偶合的二者。我們雖找不到對於封建主義的有意識的崇奉，難道也找不出，對於封建主義的無意識的偶合嗎？必須明白，民主社會以前便是封建社會。中國雖封建社會未久，封建思想已數千年地沉醉了中國，並且現在的中國社會仍然地滿佈着封建的一切，凡此種種，均爲我們的黨員約束自己而不絲毫地沾染封建思想的無上困難。我們的黨員來自封建氣息的人民，而我們的黨又無點石爲金的魔術家的巧，不能一舉手地把他們的封建氣息消滅于無形。則我們的黨員雖有對於封建主義的偶合的事實，亦決不足爲奇。何說封建主義與英雄主義息息相關，而後者亦爲封建社會的產物呢？

英雄主義與我們以領袖性與排他性，那末封建主義呢？封建主義則給我們以關係性與情性。可謂關係性，它實是由血統性而來。誰也知道，在封

建的社会之中，血統最為重要。父子、兄弟、親戚、族黨，幾乎是人事上的唯一來源。我們的黨員現在也有看重血統的嫌疑的嗎？不可否認。這便是陳辭修先生最近禁止在同一機關中任用親屬的理由所在。血統是一種關係，其實就關係而言，尚不止於血統，除血統外，豈不更有朋友、鄉里、同學等的關係嗎？而且地說，這關係亦非常地為我們的一部份的黨員所看重。看重朋友、鄉里、同學等的關係，這在我，實是由於看重血統關係的延長。

固然，兄弟、朋友、鄉里、同學亦並非不可用，不過用之應以其道。我們必須做到「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賢」的地步。陳辭修先生的禁用親族，亦只是「治世用德，亂世用刑」的無可如何的手段而已。

那末，豈叫做感情用事呢？感情用事是重感情而輕理知之謂。封建時代尚然而不尚法。法定客觀，不可更易。德是主觀，變動性非常豐富。「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實是封建時代重感情而輕理智，亦便是尚德而不尚法的種種欲活之遺給。老實說，除非有統、朋友、鄉里、同學等的關係不看重而已，一經看重，則法是無法施的。法不講恩德？勿謂言之不預也。其實，德又何來，所謂德，難道還不是「一黑一白」的別名嗎？

同志們，我們要問：感情用事是否？感情用事發生於親戚性，所以欲避親戚情性，必須先避親戚性，一而語，我們必須地封起主義各個地的人毛頭。上面所說的，是主義與對主義，它們實是派系主義的變態的製造之廠。設如我們之所分析，派系主義有着恩、倖進、猜疑、設法、空虛、紛爭的六大害處。派系主義既由「雄主義與封建主義」而出，則派系主義的六大害處，當然也由「雄主義與封建主義」而出。固然，我們難於指明六大害處的那幾個是由「雄主義」而出，那幾個是由封建主義而出，但六大害處須由這兩個主義負完全之責，則是不可以辯之事。我們要「棄派系主義嗎？請與「雄主義及封建主義」作地絕交的永別。」「棄雄主義與封建主義是拋棄派系主義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到了這裏，或許有人要舉手發問。他們可說，不管如何，派系總是求謀團結的階梯，拋棄派系，豈非團結無階梯嗎？這是不「焦」的。派系着重主觀利害，除了主觀利害，還有客觀真理在。這話，我在本文的開首就說及了。我必須鄭重申明，主觀利害必讓位於客觀真理，客觀真理應該在團結的唯一階梯。就黨而言，所謂客觀真理，它的標準無疑地便是「主義」。合於主義的為真理，不合於主義的為錯誤。當然，在合理之中，又有程度與性質之不同。這就可見真理是有許多樣性的了。既然如此，我們還怕團結沒有階梯嗎？團結之「梯」正在向我們作嫵媚之微笑。

最後，我請大家注意，一個黨好似一個人，派系好似一條惡毒之蛇。黨有了派系即不啻人被惡毒之蛇所纏繞，後果實不堪設想。我們必須「碎派系主義」。

革 新
呼 聲

本報所以熱烈的心情，希望黨內外志切於黨政革新運動的同志們，以寶貴的文字源源見，謹以這一園地，發表同志的呼聲。

向假革命份子宣戰

蕭漢行

今天中國國民黨黨義決定的時候，雖在它面前的一個不進則退的困境。革新運動恰巧產生在這個當前需要的時代，我們除了誠實希望這個運動能够給本黨一個新的注射，使國民黨的病態，早日「夏」之往日的建黨外，在黨員自身方面，尤其是參加革新運動的同志，更應該發揮革新的功能，從行動上理論上放一個革新主動者，然後再推及他人，使整個的黨在最短時間內成爲一個年青的活潑的而又有機體的时代政黨，做進一步的「負起目前中國迫切的建國大業」。

我們始終相信：宇宙間的生物，一部份「新陳代謝」的，隨着環境的演變而沒落了；但是另一部份却日新月異，不斷的在進步中，今後我們的黨，亦祇有日新又新，無論任何曲折的道路和艱苦的處境都不能阻礙我們的發展和要求。然而；我們數百萬有光，有力，有正義的黨員，便是本黨今後盛衰存亡的支柱。目前我們黨內竟有少數動搖份子，正存着觀望，非但「不決試探，猶豫的心理，祇要不利於黨的旋風一轉，他們立刻有離黨棄黨賣黨的可能。所謂「橋上一架草，風吹雨淋倒」這就革命黨所施的「巧」！更使我們痛心憂者，便是貪污不法官僚得氣十足的官吏，從正面看過去，他們好像是忠黨愛國的有志之士，爲三民主義執行政策而努力，但是事實上所呈現出的都是卑劣貪污投機的行爲和不可侵犯的官僚偶像，這豈能親民？怎能便政治修明，這豈本黨目前的心腹大患，他給予黨的前途，平添了不少的黑暗與悲哀！爲什麼我們的黨今天會不滿意人意？爲什麼人民迄今還不瞭解本黨革命的衷情？——救國，救民，救人類，救世界。相反地，招致了一般求之不得的人，作爲攻擊我們的資料。

環顧目前國內的局勢，展望本黨未來的前途，若長此以往，實令人有不安而慄之感！因此；我們要大聲疾呼：同志們！今天是中國國民黨黨義決定的時候，爲了刻不容緩實行三民主義，爲了奠定本黨根深蒂固的基礎，我們要勇敢地向革命騙子宣戰，本黨所需要的同志，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終身爲三民主義而奮鬥犧牲到底者，即使死了，還要抱着主義進棺材，乃能表示我們對黨對主義的誠意。